# 「小常宝」赴雪国盛宴

□崔少华

冬天来了，那六角的玉蝶就如老里克湖发来的一封封热烈的请柬，邀您去奔赴一场雪国盛宴。

我们刚驱车来到老里克湖山下的服务区，一套猎人装束就吸引了我：雪白的狐皮帽子、镶着毛领毛边的羊皮坎肩、猩红的斗篷，还有憨憨的羊皮靰鞡。我欢呼着穿上，打开相机一看，妥妥的一个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“小常宝”啊！我哼着“打虎上山”的曲子雀跃着跳上马爬犁，车夫马鞭子一甩，啪的一声，那健壮的马就放开四蹄飞奔起来。马踏銮铃，风吟雪拥，流云浅唱，带着我们一路向着雪原深处走去。

马爬犁只送了一半的路程，剩下的山路有两个选择：徒步或乘坐雪地摩托。为了能饱览一路的美景，我选择了徒步。不过这可真是一场体力和毅力的挑战啊！四野一片白的波涛，雪，只有雪！连人也都被白色给融合了，无论你是什么颜色的装扮，嘴旁边方圆40厘米之内都是白色的，这里哈气成霜。再看那长长的冰晶眼毛，闪着银光的白色眉毛，挂满雪凇的头发和帽子，大自然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个晶莹的雪绒妆，大概是为了配合这茫茫雪原的白吧！这里的雪白得晶莹，白得耀眼，茫茫然无穷无尽地向湛蓝的天际涌去，空气仿佛被雪滤过般清新，天也是那样纯净。

真是梦幻的世界啊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雕琢得精致与大气共存，玲珑与奔放同在。此情此景，赏雪者的心融入这蓝白交融的天地之间，自由地放飞自我，若天马行空，若鹰翱苍穹。被雪覆盖下的树木形态各异，大大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认知。风倒木就像书法大家率性的灵感乍现，虽然是横七竖八地胡乱涂抹也别有一番意韵。再看，这一树是憨态可掬的大狗熊，那一树是伶俐可爱的小白兔，还有长鼻子的小象、萌态十足的小海豚、强壮凶狠的大鲨鱼、晶莹圣洁的拱桥……大自然就像一位神奇的雕塑家，以自己的魅力让你尽情发挥想象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大自然做不到。

山路蜿蜒崎岖，一会儿树木掩遮，雪英纷披，一会儿豁然开阔，心旷神怡。山、雪、树的世界浑然一体，一会儿在阳光下晶莹剔透，一会儿又在雪影里幽深迷离。我用手机认真记录下这一切的美好，一不小心我“嗖”地踏入齐腋窝深的雪里，脚下没有了着陆感。我惊恐万分，拼命地挣扎、呼喊，同伴纷纷跑过来，有人递过来一根长长的木棍，我就用双手死死地拽住木棍的这头，同伴则拉住那一头，在众人的齐力帮助下我终于爬了出来。我笨拙的样子像极了狗熊，那狼狈样儿引来一片善意的逗笑。劫后余生，我四肢无力地躺在雪地上。同伴暖心地打开她的保温壶，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热气腾腾的豆浆，我接过来，吹了吹，一饮而尽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涌遍全身。这杯豆浆像无形的电源一样，瞬间为我充满了能量。我感觉到这山、这雪、这人、这生活，都是这样美好，我爱这一切，我要与自然共舞！

惊魂甫定的我爬起来，抖擞精神跟着队伍又继续前行了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山顶的老里克湖。静，万籁俱寂，千年静谧的雪域王国终于迎来了它久违的客人。一眼望去，好广阔的湖面，好凛冽清新的空气。高山出平湖，好不壮观！1470米的海拔，让这里每逢冬季就受日本海暖湿气流和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，形成了这气候独特的“中国雪乡”。

置身于如此高高的云天映雪的缥缈境界，你的心也会如此的安宁、祥和，你的人也会升华得超凡脱俗，大自然原始的美让人回归了纯真的本性。我高喊一声：“天王盖地虎！”同伴回应：“宝塔镇河妖！”大家欢呼着：“老里克湖，我来了！”就飞奔着一起扑向这铺满厚厚毯子的玉色舞台。

大家开始尽情地卧雪、奔跑、跳跃、打雪仗、堆雪人……所有的人都立刻青春、活泼、快乐起来。七旬老者成了时尚的抖音“拍客”，精心组织伙伴搞了一段“穿林海跨雪原”的段子。现成的背景道具，搞笑的表演效果，点击率肯定过万。幸福的符号从每个人的脸上身上散发出来，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让人焕发出的美是这般幸福。在这里，我们忘情于冰山雪地间，尽情挥发着每个人艺术的天分，搭建着心中美丽的雪雕。

美丽的老里克，在这个平凡的冬季里，我见证了你的神奇，追逐了我的“梦圆”，享受了一场饕餮的雪国盛宴。

# 雾凇岛的雾凇

□谢华

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，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，因雾凇多且美丽而得名。环岛沿岸有韩屯、曾通屯等村落，这里是雾凇最为集中的地方，也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点。

东北的冬季昼短夜长，早上6点钟从好久没睡过的火炕起来，拉开窗帘，室外还是漆黑一片。客栈老板与我是本家，见我住的房间亮起了灯，他也起来将院子里的残雪打扫干净。

我穿上厚重的羽绒服，走到院中，抬头看天空中挂着的那一轮圆月，如银盘似的，熠熠生辉。这时，本家老板上前递给我一铁缸开水，然后说：“室内外温差大，先喝一杯水，不然容易感冒。”可不是嘛，我这刚出来几分钟，身上就有点冻哆嗦了。不一会儿，客栈门前的乡村路上，就有人踩着嘎吱嘎吱的雪走动了。几声悠长的鸡鸣声从村里传来，将村庄的宁静变得清新起来，相邻的村庄也都陆陆续续亮起了灯火，让村庄不再静谧。

慢慢地，月亮西下了，雾凇岛的夜褪去了它最后的一缕黑色。看似不远的天际，那一片蒙蒙山的鱼肚白又有些偏粉的颜色，幽蓝沉睡了一夜的雾凇岛懵懵懂懂的，像个没睡醒的孩子，实在是太令人着迷了。

穿得有些臃肿的我，从客栈院里向村外走去，踩在脚底的雪也是嘎吱嘎吱的，四野间一片寂静。走着走着，越发感到刺骨的寒风阵阵袭来，冻得我两颊冰凉，连忙从羽绒服的衣兜里抽出两只手，捂在脸上。不一会儿，我戴手套的双手也冰凉了，就赶紧再放到衣兜里，就这样反反复复着，义无反顾地向着松花江边走去，并没有回客栈取暖的想法。此刻，我两只出气的鼻孔里结出了小小的冰花，就连眉毛上也结上了一层雪白的冰霜。小路边的树枝上，农民篱笆外的草垛上，还有雪地里玉米秆上都落满了冻得硬硬的白雪，冷冷的，让人不觉有些钻心的寒意。

整理一下防寒帽，又裹了裹冻得硬邦邦的外套继续向前走去。这个时候，路上的行人明显多了起来，尤其看到热恋中的情侣，一边向前走，一边也不忘亲昵地手拉手。茫茫的雪野，几棵杨柳孤独地矗立在天空之下，随着寒风的吹动，闪着婀娜婆娑的身姿。

表面看，松花江水面上早已冰封千里，实际上冰面下仍是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。弥漫在江面的薄雾，氤氲得逐渐朦胧起来，缓缓地向岸上扩散而来，无声地遮掩了银装素裹的杨柳树冠。这是松花江水最崇高的升华，置身其中，竟觉得身体暖和起来了。

烟雾飘渺间，暗蓝的天边半轮红日突然跃出天际，红红的，如一缕跳跃的火焰。展现在眼前的绚丽让我想入非非，云心雾心雪心我心，快速飞旋，同落松花江，如同宣纸上滴落的几点淡彩，格外显眼。

一阵寒风吹来，雪地里几株矮小的枯草随风摇曳。它们似乎在对我说：停下脚步吧！欣赏一下这晨曦中的美景，这是对生活最好的热爱！我虽然穿着自认为很厚的棉皮鞋，但那些积雪在风的吹动下，还是有一些雪粒进到鞋窠里，感觉冰凉的脚趾似乎要冻掉了，无奈，我只好在原地跺跺脚，继续向着挂满雾凇的杨柳走去。

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，终于置身挂满雾凇的树下，满树晶莹闪烁的雾凇在我眼前。倏然间，在高大的杨柳树杈间，几缕泛白的阳光斜射过来，满树洁白的雾凇纷纷飘落，洋洋洒洒。冥冥中，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世外桃源般银色的童话世界……

# 南楼山中

□张子焕

南楼山，属长白山脉哈达岭，主峰海拔1404.8米。“南楼”系满语，书面语为“钠漏阿林”，口语为“纳路”，故称“南楼山”，意为野生菜，满族人经常采集食用。南楼山一年四季风景独特、秀丽。暖春鲜花遍布，万紫千红，争奇斗艳，气味芳香；盛夏蜂飞蝶舞，百鸟争鸣，流水飞泻，泉水潺潺；金秋漫山红叶，交相辉映，五花山色，景象万千；而在严冬呢？严冬的南楼山千里冰峰，万里雪飘，山舞银蛇，晶莹剔透。

人都说在南楼山赏雪是一种享受，入冬后我来到南楼山山脚下的一座小屋，终于盼来了一场大雪，领略了南楼山落雪的魅力。

这场雪，犹如白居易笔下的俏佳人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今日终于揭开面纱，纷纷扬扬，恣意在空中飞舞着。我虽不再童年，但仍雀跃不已，看着那上下翻飞的白色精灵，心旷神怡。雪，舒曼而又轻盈地下着，洋洋洒洒，悄无声息，彰显着雪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个性：一朵朵、一片片，缓缓飘荡、徐徐曼舞、静静落下。天空灰蒙蒙的，远方的山峦，近处的村庄，都沉浸在朦胧的梦里，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。远山之上已经白白一片，群山逶迤，高高低低，因为覆盖了厚厚一层雪，山峦银装素裹，显得很有层次感。

雪下了一天一宿，翌日清晨我走出门外，徐徐前行。此时此刻山路完全被厚厚的一层白雪覆盖，但对于雪下的路，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，因为路上的雪比草丛里的雪分布要均匀一些，而草丛里的雪，就显得高低不平了。一路走来，踩着软绵绵的雪，脚下发出“吱扭、吱扭”的声响，那声音特别细微入耳，偶尔还会看到一块块冰凌从树枝上掉落下来，听到一两声“噼啪”的脆响。

路上间或能看到动物留下的脚印，其中野兔的脚印状如梅花，野鸡的脚印宛若竹叶，还有更小的山鸟的脚印，或清晰或模糊地印在雪地上，富有情态。这些动物留下的脚印，把雪地之景描绘得如诗如画，丰富多姿。走着走着，也会听到一两声鸟叫，“咕咕——”“啾啾——”下雪的日子，山里特别静谧，鸟儿遇到人，显得格外惊慌，匆匆忙忙从树林里飞起，发出一两声惊叫。顷刻间，树林里的雪花飘洒，冰凌散落，落在脸上丝丝凉凉，慢慢化成水滴，滋润着我们的肌肤。噼里啪啦一阵，鸟儿惊魂未定而又孤独地在天空之中飞翔，寻找另外的栖息地。

南楼山里的雪不但有动态之美、层次之美，还有图画之美。由于山下普遍气温比山上要高，所以当山下的雪开始融化渐显黑色之时，抬头看看山腰或者山顶的雪，相比之下白得更加耀眼，似帽儿、像纱巾，秀气而又充满灵性。远远望去，黑白交相辉映，如一幅素色的风景画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雪与冰是对孪生姐妹，提到雪自然少不了冰。记得孩提时下雪的日子，最开心的不是堆雪人打雪仗，是寻找一种晶莹剔透的东西——冰。屋檐下会有长长的冰凌悬挂着，有时候会有筷子长、刀把粗的冰凌，惹得孩子们尖叫不已。门前树木被冰覆盖，每片叶子上包着厚厚的冰，小心地剥一片下来，便是一片完完整整的冰叶子，连叶子的脉络都清晰可见。池塘里，水沟中，都是冰的世界，拿起一块冰，用稻草管儿用力去吹，便出现一个圆圆的洞，再吹，又一个圆圆的洞，乐此不疲……

天渐渐地黑下来，我返回室内，此时此刻万籁俱寂，静得让人听得到雪花飘动的声音，偶尔会传来被雪压断的树枝响——咔嚓，却更添夜的寂静。隔窗向外眺望良久，我推开门，屋里的灯光倾泻出去，黄的光，白的雪，纷纷扬扬的雪片，携带着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，如梦幻般美得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。偶尔传来几声犬吠，使得这雪夜更加静谧。这种美，不是用眼睛看到的，要用一颗安静的心，方能体会得到。

古人对雪赋予了许多喜庆、纯洁、美丽、丰收的韵味。而南楼山的雪，不管她来得是早是晚，都是人们翘首企盼的。我爱南楼山的雪，更喜欢雪后大山深处所展现出来的、如诗如画的美！

# 冰车童话

□迟东晶

冰车，是北方孩子冬天的童话。

大地封冻，雪一落，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就推出那个大玩具——它没有轮子，只有两根滑滑的铁棍与冰面相接，却可以在冰雪路面上疾驰如飞。大人们管它叫“爬溜儿”，我们却喜欢叫它冰车。它载着我们的笑声，飞驰在冬天里，飞驰在银色的月光下，飞驰在那条长长的冰路上。

我们村东头有一块儿空地，空地旁边住着慈祥的李爷爷，他总是把空地扫得干干净净，背着手，站旁边笑呵呵地看着我们玩。

忽然有一天，有人在空地上泼了几大桶水，冻出一个小冰场。晚饭后，我们又聚过来，在冰上用鞋底打冰滑儿。

拥挤的小冰场明显不够大。

那天晚上，妹妹玩丢了一条系头发的绫片，我陪她出来沿路一直找到小冰场，远远就看到冰场上有一个人影在晃动。我们俩屏着气，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靠近冰场，原来是李爷爷在用水浇冰场。他浇完两桶水，挑着空桶又去井边打水。两只空水桶在他身前身后欢快地荡着，桶的铁梁与扁担的铁钩摩擦着，随着李爷爷脚步的节奏吱呀吱呀地哼着欢快的小曲儿。

待李爷爷挑着水回来，两只盛满水的桶坠得扁担微微有些弯。扁担在李爷爷肩上一颤一颤地，随着李爷爷疾碎的脚步嘎吱嘎吱地唱着节奏铿锵的歌儿。李爷爷放下扁担，看见了我俩，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把手向我们一摊：“你俩是不是找这个？”妹妹冲过去，兴奋地大叫一声：“是我的！”一把抓过绫片，重获至宝似的贴在身前摩挲着。李爷爷嘿嘿地笑了：“快回家睡觉吧，明天来玩儿，冰面就大了，可以滑开小爬溜儿了。”

第二天傍晚，我和妹妹拖着小冰车奔向冰场，那里早已飘荡起孩子们欢乐的歌，我们是两个迟到的小音符。我让妹妹先坐冰车，我拉着她。我的冰车是两根木轨，有点儿钝。我一把没拉动，再一使劲，脚下一滑，我很狼狈地摔在了冰面上。旁边的小伙伴们笑弯了腰。

站在场外的李爷爷过来了，要过我的冰车，提着绳子就往他家走。我和妹妹小燕儿似的急忙追了过去。到了李爷爷家，他找来铁丝、钳子和锤子，叮当响几下就给我的冰车装上了两条小铁轨。这下好了，妹妹坐上冰车，我只需稍一用力就可以让冰车在冰面上滑起来。

妹妹坐够了，换我玩冰车。我不用妹妹拉我，我自己一脚踩住冰车，另一只脚在冰面上撑两下，冰车就向前飞起来，我再两只脚踩上去，身子向前微倾，迎着寒风，用手摆个飞天的姿势，哇，好像仙子在冰上飞呀！天上一弯新月，抿着弯弯的嘴角，几颗亮闪闪的星星眨巴着大眼睛，笑意盈盈地看着我们玩到夜深，直到被父母唤回家去睡觉。

第三天晚上，冰场上就多了一个大家伙——铁爬溜儿，上面铺两块大板子，可以坐好几个人，一大帮孩子抢着坐。这个冰车有点儿大，在冰场上横冲直撞，像一头大鲨鱼冲进了小鱼群里。看它冲过来，冰上玩耍的孩子惊呼着四散奔逃，有的摔在冰面上被滑出挺远，有的扑倒在旁边的雪堆上。不知是谁提出带大冰车去坡路上滑，把冰场留给小孩子玩。一个年龄大点儿的姐姐用手点选几个人可以去，我的心紧张得要命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她，就等她对上我的眼神，选中我。

“再来一个，人少压不住车。”

“我！”我急忙把手举到了她眼前。她看了我一眼：“就你啦。”

我一个雀跃，把小冰车的绳子头儿往妹妹手里一塞，跟着大孩子们拥着冰车，跑上了大坡子。

那是一条纵贯我们村的沙石路，有一个长长的大缓坡，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从坡上铺下来，有一百多米长。

我们把冰车放在坡子最陡滑的地方，铺好板子，然后尽量按前后左右配重均衡地坐上冰车，再用手尽量抠住冰车上能抓牢的地方，留一个最大的孩子站在冰车后。待大家都坐稳了，她倾着身子，像一只大鸟扑在后排坐着的人身上，一只脚踩住冰车铁杆，另一只脚使劲蹬地，大喊一声：“走！”冰车就开始移动了。她再用脚撑地，保持冰车向前方滑行，不滑偏翻到沟里。冰车滑溜溜的铁轨贴着压得又实又光的冰雪路面向下做加速运动，坡路反射着月光，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，我们的冰车宛如一叶轻舟，载着我们的欢笑声，呼啸而下。耳畔是呼呼的风声，冰车滑过路面的“嚓嚓”声，杂着我们冰花一样四处飞溅的喊叫声，从坡上一路飞到坡下。忽然，冰车“咯噔”一声硌到了一个小石块，横着冲出去，连人带车翻到了路边的雪沟里。

我躺在雪窝里，笑到无力，被人拽起来，才发现李爷爷不知何时已经过来从雪堆里抢出冰车，捡出木板。我们还沉浸在刚才的兴奋里，拖着冰车往坡上走，一边走一边你推我拽的，像一群小喜鹊似的述说刚才的惊险与刺激。忽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人在刚才冰车翻倒的地方，身子一起一伏地从冰路面上捡东西，捡起后又奋力掷向两旁远远的雪堆里。

那是李爷爷！

就在我们的冰车再次从冰坡上冲下之前，李爷爷麻利地清理了冰路上的所有石块。我们的冰车顺坡而下，欢笑声拖得又远又长，直到自然滑停在村前平整的路段上，再也没翻到雪沟里。

北方冬天很长，在李爷爷的呵护下，冰车陪我们演绎的童话，很久。